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九十八期
2022年11月　　頁79~111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2211_(98).03

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的天文解析*

江　建　新**

摘　要

《睡虎地秦簡》於 1975 年出土，其中《日書・玄戈》篇內容包含月份、十二地支、星宿還有吉凶等占文。然而，簡文與天文現象間的關聯深奧難懂，篇中星宿是否為真實天象也曾有爭論。本文以天文學的角度，修正簡文內容，試圖理解占文規則，並以天象模擬軟體，驗證出簡文中的月份與星宿、每季首日星宿記錄等，皆為當時的天象。接著分析「玄戈擊」與「招搖擊」，解釋文章中的「擊」，意為「對衝」，且「玄戈擊」的指向均屬「致死」，說明簡文的吉凶判斷規則。最後討論「左旋」、「右旋」的意涵，嘗試解釋「地右動」的思想根源，很可能來自古人對歲星的觀測。〈玄戈〉篇內容包含天文與數術，可為星占到堪輿的歷史發展依據，值得更深入解析。

關鍵詞：睡虎地　秦簡　日書　玄戈　天文

2021.02.20 收稿，2022.01.25 通過刊登。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悉心建議，使文章更臻完善。獲益良多，特此銘謝。
**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發展中心兼任講師。
Email: kisila2002john@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睡虎地秦簡》於 1975 年出土，其中包含《日書》甲種 166 支簡，置於墓主頭部右側，以及《日書》乙種 259 支簡，置於墓主足部。[1]《史記‧日者列傳》：「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2]饒宗頤：「日書者，當是日者所用以占候時日宜忌之書。」[3]是研究楚、秦社會的重要資料。《日書》〈玄戈〉篇，記有秦曆十月至隔年九月一週年間每月之吉凶與對應星宿，是珍貴的上古天文學史料。[4]

整理小組以《史記‧天官書》、《開元占經》對玄戈及二十八宿等星宿名進行注釋，為解讀〈玄戈〉簡文建立基礎，徐富昌《睡虎地秦簡研究》〈玄戈〉篇亦有簡短介紹。[5]而《秦簡牘合集》及吳小強 《秦簡日書集釋》、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等專書，則多屬考釋意見的引述彙整。[6]由於古代天文占星的文獻不多且艱澀難懂，上述研究對〈玄戈〉篇的討論皆未能深入。

自 1982 年饒宗頤發表〈玄戈〉專論至今已近 40 年，秦簡〈玄戈〉相關論著已累積了十餘種，包含張聞玉〈雲夢秦簡《日書》初探〉、張銘洽〈秦簡《日書》「玄戈」篇解析〉、鄭剛《睡虎地秦簡日書疏證導論》、成家徹郎〈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王維坤〈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再析〉、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劉樂賢〈睡虎地秦簡《玄戈》篇新解〉、劉次沅與馬莉萍〈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篇》新探〉、羅見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篇構成解析〉、賀璐璐《出土簡帛所見堪輿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王強《出土戰國秦漢選擇數術文獻神煞研究》等。[7]其中以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

1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第 1 冊（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頁 349、513。

2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127，頁 3218。

3 饒宗頤，〈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饒宗頤、曾憲通，《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405。

4 天文在古代中國，可指天象，也可指仰觀天象以占知人事吉凶之學問。參見江曉原，《天學真原》（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頁 2。

5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 188；徐富昌，《睡虎地秦簡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0），頁 137。

6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第 1 冊，頁 378-380；吳小強，《秦簡日書集釋》（長沙：岳麓書社，2000），頁 45-52；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 134-141。

7 張聞玉，〈雲夢秦簡《日書》初探〉，《江漢論壇》第 4 期（1987 年 4 月），頁 68-73；王勝利，〈雲夢秦簡《日書》初探商榷〉，《江漢論壇》第 11 期（1987 年 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考證最為詳細，劉氏依據〈玄戈〉中的規律修正簡文錯誤，推進研究成果。

然而，〈玄戈〉主要問題在於簡文與天文現象間的關聯難以理解。有學者提出，〈玄戈〉篇就是當時觀測天象的記錄，但也有多位學者如劉樂賢等人，認為〈玄戈〉篇是數術推算的結果，與天象無關。[8]筆者以為，天文現象具有千古不變的規律性，且天文、星占同出一源，辨明簡文與天文間的關係，會是進一步理解〈玄戈〉的關鍵。[9]

二、《日書・玄戈》天文現象考辨

玄戈、招搖為北斗杓端內外之兩星已為學界共識。[10]至今有十餘篇論著討論〈玄戈〉是否為天象記錄，茲列相關說法進行探討。

（一）認為〈玄戈〉與天象無關

〈玄戈〉篇文字內容簡略難懂，出土數十年來，關於簡文結構與意義的討論，一直難有共識。簡文雖包含玄戈、招搖等星名與眾多的星宿名，仍有多位學者如張聞玉、成家徹郎等人，表示其內容與天象無關。

月），頁 76-80；張銘洽，〈秦簡《日書》「玄戈」篇解析〉，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編，《秦漢史論叢》第 4 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9），頁 197-204；鄭剛，《睡虎地秦簡日書疏證導論》（廣州：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曾憲通先生指導，1989）；成家徹郎撰，王維坤譯，〈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文博》第 3 期（1991 年 6 月），頁 65-76；王維坤，〈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再析〉，西北大學秦漢史研究室主編，《陳直先生紀念文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頁 111-127；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 73；劉樂賢，〈睡虎地秦簡〈玄戈〉篇新解〉，《文博》第 4 期（1994 年 8 月），頁 74-76；王志平，〈睡虎地《日書・玄戈篇》探源〉，《文博》第 5 期（1999 年 10 月），頁 28-34；劉次沅、馬莉萍，〈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篇》新探〉，《秦文化論叢》第 13 期（2006 年 10 月），頁 192-202；羅見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篇構成解析〉，《自然辯證法通訊》第 1 期（2015 年 2 月），頁 65-70；賀璐璐，《出土簡帛所見堪輿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重慶：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碩士論文，王化平先生指導，2017）；王強，《出土戰國秦漢選擇數術文獻神煞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吳振武先生指導，2018）。

8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76。

9 莊雅州，〈科學與迷信之際——史記天官書新探〉，《國立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 6 期（2004 年 12 月），頁 157。

10 位置請參見圖一：玄戈、招搖位置圖，相關論述參見饒宗頤，〈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頁 414-4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聞玉認為：「招搖與玄戈所系，並非與天象有什麼關係，不過是利用星象做幌子，給擇日定吉凶披上更神祕的色彩。」張氏以《日書》〈歲〉篇舉例，否認〈玄戈〉篇為天象記錄。[11]筆者以為，〈歲〉篇指的是「歲星」或「太歲」，還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論證。然而「歲」的運行是 12 年一周天，〈玄戈〉篇記載的北斗指向是以年計，〈歲〉篇與〈玄戈〉篇兩者無法直接進行聯結。[12]

日本學者成家徹郎表示：「如果把這些星宿名認為是實際天體宿的話，那麼就不能很好地解釋占文的全文。」[13]成家氏認為這些星宿不是實際天體，且與十二地支一起在占星盤下盤，應具有方位的意義。筆者以為，式盤的發明，原先就是為了推算、模擬天體運行，當然與天體有關，成家氏的說法缺乏根據。[14]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對此前〈玄戈〉的相關研究進行充分討論，同意張聞玉、成家徹郎的意見，認為篇中星宿名不是實際天體，而是一種「固定的搭配關係」。劉樂賢也推測這種星宿與月份的搭配關係，很可能是古代觀象授時的遺留，只是還無法證實。此外，劉樂賢還提出〈玄戈〉中的月份與後

11 張聞玉認為〈歲〉篇的「歲」，指的是太歲，並非真實天象。參見張聞玉，〈雲夢秦簡《日書》初探〉，頁 73。

12 劉樂賢認為「歲」可能是太歲，但也可能不是。劉氏引用李學勤的說法，認為「歲」有可能是另外一個我們不太熟悉的神名。筆者以為，〈歲〉篇的「歲」不是歲星也不是傳統認知裡的太歲，因為歲星、太歲運行都是 12 年一周天，而〈歲〉篇的「歲」吉凶變化，是每四個月一週期。但是《九店楚簡》中，又有稱四個月一週期為「太歲」者，《九店楚簡》的「太歲」可能有別的特殊意義，由於資料不足尚無法討論。參見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102-10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53。

13 成家徹郎撰，王維坤譯，〈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頁 66。

14 成家徹郎另以《日書》簡乙 41 貳：「凡壞垣，卯在房，午在七星，子在虛，酉在卯，凶。」輔助論證〈玄戈〉中的星宿是指「方位」。成家氏認為：「凡是卯日在房的方位，午日在七星的方位，子日在虛的方位，酉日在昂（應為「昴」）的方位，各自都是凶。」筆者以為，成家徹郎解讀〈壞垣〉篇意指四個表示「凶」的不同時間，並不合文意。《日書》簡乙 41 貳指的應該是一個特定的、不宜壞垣的時間。房、七星、虛、昴代表的不是四個方位，而是一種天象，即東方（卯）是房宿的時候，「午在七星，子在虛，酉在卯」這樣的天象就會發生。此天象會隨著地球自轉而改變，它的規律是以「日」來計算的，每天都會發生這樣的天象，只是天象出現時間會因天體運行軌跡而有所不同。簡乙 41 貳意指發生簡文所述的天象之時，不宜壞垣。參見成家徹郎撰，王維坤譯，〈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頁 67；李零，《中國方術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頁 40；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第 1 冊，頁 5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面的占文沒有關聯。[15]筆者以為，劉樂賢的論點主要問題在於：他否定了月份記錄與後面占文間的關係，卻未加以論證。既然月份記錄有可能是觀象授時的遺留，那麼占文的星宿名當然也有可能與天體運行有關。

綜上所述，〈玄戈〉篇被認為是數術推算結果或「固定的搭配關係」，眾多星宿名稱也被認為僅有方位標示的意義。筆者以為，〈玄戈〉雖有部分占文與天體運行不能相合，應屬數術推算的結果。然而，無法否定的是，這些「固定搭配」的星宿，都是相鄰星宿，而且很有規則，直接否定它們的天文意義，可能會阻礙了我們的思路。

（二）認為〈玄戈〉與天象關係密切

雖有多位學者提出〈玄戈〉篇與天象無關，但仍有學者如張銘洽、王維坤等人主張〈玄戈〉與天象關係密切，反映了當時的天文知識水平。張銘洽從天文學角度理解〈玄戈〉，指出月份之後的第一個星宿應與後文斷開，每月對應一個星宿即「十月：心；十一月：斗；十二月：須女；正月：營室；二月：奎；三月：胃；四月：畢；五月：東井；六月：柳；七月：張；八月：角；九月：牴」。張氏表示，這種月份與星宿對應關係不是毫無意義的，是太陽在當月所行經的第一個星宿。[16]劉次元肯定張銘洽的觀點，同意每月對應一個星宿的說法，認為〈玄戈〉與天文有關。[17]王維坤也持相同意見，認為「它們之間的搭配，是表示太陽在當月所行經的第一個星宿的『日在』位置」。[18]筆者以為，同意〈玄戈〉與天文關係密切者，皆舉月份與星宿間的搭配為例證。至於如何搭配，還有當時的天象為何，則是可以再深入討論的部分。

鄭剛舉《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開元占經・日占・日行度》等觀象授時記錄為旁證，解釋〈玄戈〉篇月份與星宿的搭配為天象。鄭氏更以觀天象之「取捨不同」，解釋個別史料中的記載差異。[19]筆者以為，鄭剛以天文觀測的角度解釋〈玄戈〉是正確的。但是鄭剛認為月與星宿的搭配有異「可能是時代變遷所引起的，因為恆星也不是不動的」，這個意見就明顯有誤。畢竟恆星距離地球很遙遠，恆星間相對位置的變化，單憑肉眼是觀察不出來的。

15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82。

16 張銘洽，〈秦簡《日書》「玄戈」篇解析〉，頁 198。

17 王志平、羅見今等人亦同意〈玄戈〉為天文記錄。參見劉次沅、馬莉萍，〈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篇》新探〉，頁 202；羅見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篇構成解析〉，頁 68；王志平，〈睡虎地《日書・玄戈篇》探源〉，頁 34。

18 原文「行經」寫做「行徑」。參見王維坤，〈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再析〉，頁 121。

19 鄭剛，《睡虎地秦簡日書疏證導論》，頁 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綜上所述，認為〈玄戈〉與天象關係密切者，皆以月份與星宿對應為例，這是正確的看法。然而，我們對於〈玄戈〉篇的認識還很有限，筆者以為〈玄戈〉篇應被視為一個整體，月份之外，還有占文、玄戈擊、招搖擊等內容，亦可能與天文有關。[20]至於未能符合天文現象的部分，也不能排除是數術推算的結果，都還有待進一步討論。

三、《日書・玄戈》天文學解析

關於〈玄戈〉篇的句子結構，過去已累積一定的研究成果。全文除月份外，包含 7 個部分。月份之後的星宿為第 1 部分，第 2 至第 5 部分是包含吉凶的占文，最後是「招搖擊」與「玄戈擊」。茲列〈玄戈〉全文及分析表，以便讀者參照，並嘗試以天文學觀點分析簡文。

（一）〈玄戈〉及其分析表

1.〈玄戈〉[21]

十月，心，危、營室大凶，心、尾致死，畢、此嶲大吉，張翼少吉，柖榣（招搖）擊未，玄戈擊尾。[22]

十一月，斗，婁、虛大凶，角、房致死，胃、□大吉，柳、七星少吉，柖榣擊午，玄戈擊心。

十二月，須女，斗、牽牛大凶，角、抗致死，奎、婁大吉，東井、輿鬼少吉，柖榣擊巳，玄戈擊房。

正月，營室，心、大凶，張、翼致死，危、營室大吉，畢、此嶲少吉，柖榣擊辰，玄戈擊翼。

二月，奎，牴、房大凶，七星致死，須女、虛大吉，胃、參小吉，柖榣擊卯，玄戈擊張。

三月，胃，角、抗大凶，東井、輿鬼致死，斗、牽牛大吉，奎、婁

20 筆者以為，玄戈，當是「玄戈擊」，「擊」的相關論證將於文後說明。

21 簡文內容參見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73-78；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第 1 冊，頁 378-380。

22 本文從於傳世文獻，如《淮南子・時則訓》：「招搖指寅，昏參中」，行文以「招搖」代「柖榣」。參見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 5，頁 1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少（小吉），招搖擊寅，玄戈擊七星。
四月，畢，張、翼大凶，畢、此鴈致死，心、尾大吉，危、營室少吉，招搖擊丑，玄戈擊此鴈。
五月，東井，七星大凶，胃、參致死，角、房大吉，須女、虛少吉，招搖擊子，玄戈擊畢。
六月，柳，東井、輿鬼大凶，奎、婁致死，角、疐大吉，斗、牽牛少吉，招搖擊亥，玄戈擊茅（昴）。
七月，張，畢、此鴈大凶，危、營室致死，張、翼大吉，心、尾少吉，招搖擊戌，玄戈擊營室。
八月，角，胃、參大凶，須女、虛致死，柳、七星大吉，角、房少吉，招搖擊酉，玄戈擊危。
九月，牴，奎、婁大凶，斗、牽牛致死，東井、輿鬼大吉，張、翼少吉，招搖擊申，玄戈擊虛。

〈玄戈〉星宿兩兩一組，劉樂賢認為這些星宿是互相搭配的。[23]就天文學角度看來，〈玄戈〉中的 12 組星宿：「危、營室」；「須女、虛」；「斗、牽牛」；「心、尾」；「氐、房」；「角、亢」；「張、翼」；「柳、七星」；「東井、輿鬼」；「畢、觜巂」；「胃、昴」；「奎、婁」，皆為相連之星宿。[24]以此原則修訂〈玄戈〉內文如下：

（1）十一月，原文「婁、虛」應為「須女、虛」。
（2）十一月，原文「角、房」應為「牴、房」。
（3）十一月，原文「胃、參」應為「胃、昴」。
（4）正月，原文「心、大凶」應為「心、尾大凶」。
（5）二月，原文「七星」應為「柳、七星」。
（6）二月，原文「胃、參」應為「胃、昴」。
（7）五月，原文「七星」應為「柳、七星」。
（8）五月，原文「胃、參」應為「胃、昴」。
（9）五月，原文「角、房」應為「牴、房」。
（10）八月，原文「胃、參」應為「胃、昴」。

23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77。
24 參見圖十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1）八月，原文「角、房」應為「牴、房」。

（12）九月，原文「張、翼」應為「角、犰」。

以天文觀點修訂〈玄戈〉所得結果與劉樂賢大致相同，可再補充的是原簡「胃、參」應修訂為「胃、昴」。[25]筆者以為，「胃、參」之間相隔三個星宿，與「胃」相連的星宿為「昴」，故「胃、昴」應為同組。此外，第 12 點：九月，原文「張、翼」應為「角、犰」。修訂的主要原因是依〈玄戈〉內文的吉凶規則，每季調換一次，每季之內同屬吉或屬凶者，應為同一「象」之星宿。[26]七月到九月小吉「心、尾、牴、房」皆屬「東方蒼龍」，故九月應為「角、犰」。[27]

2. 〈玄戈〉分析表 [28]

筆者參考劉樂賢的修訂意見及分類方式，將簡文分成 7 個部分，以便行文引用。[29]

月份		大凶	致死	大吉	小吉	招搖擊	玄戈擊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心 斗 須 女	危、營室 須女、虛 斗、牽牛	心、尾 牴、房 角、犰	畢、此觜 胃、昴 奎、婁	張、翼 柳、七星 東井、輿 鬼	未 午 巳	尾 心 房
一月 二月 三月	營 室 奎 胃	心、尾 牴、房 角、犰	張、翼 柳、七星 東井、輿 鬼	危、營室 須女、虛 斗、牽牛	畢、此觜 胃、昴 奎、婁	辰 卯 寅	翼 張 七星

25 這點劉樂賢也曾提出，但未說明。從天文學觀點來看，「胃、參」應修訂為「胃、昴」。參見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78。

26 「象」指的是「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關於四象的解釋參見丁驌孫，《中國古代天文曆法基礎知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頁 153-155；陳久金，〈華夏民族的圖騰崇拜與四象概念的形成〉，《自然科學史研究》第 1 期（1992 年 1 月），頁 9-22。

27 星宿排列從九月逆行至七月，應該是「蒼龍」：「角、犰、牴、房、心、尾」，這部分將於文後說明。

28 為行文方便，本文簡稱為分析表。

29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月 五月 六月	畢 東 井 柳	張、翼 柳、七星 東井、輿 鬼	畢、此觜 胃、昴 奎、婁	心、尾 牴、房 角、疐	危、營室 須女、虛 斗、牽牛	丑 子 亥	此觜 畢 昴
七月 八月 九月	張 角 牴	畢、此 胃、昴 奎、婁	危、營室 須女、虛 斗、牽牛	張、翼 柳、七星 東井、輿 鬼	心、尾 牴、房 角、疐	戌 酉 申	營室 危 虛
	1	2	3	4	5	6	7

（二）第 1 部分星宿與月份間的關係

《睡虎地秦簡》是秦始皇時期的史料，始皇三十年 10 月 1 日推算為西元前 217 年 11 月 4 日。[30]十月為秦歲首，當日昏時太陽位置在心宿。因為歲差的關係，現今天象發生時間會比秦代晚。[31]依西元前 217 年的天象模擬（圖二），當日昏時，西方天空可見斗宿。由於春秋時期，人們已經懂得觀測二十八星宿，並能掌握二十八宿間的距度。[32]看見斗宿，即可從天象座標推知太陽的位置在

30 《睡虎地秦墓竹簡》〈編年記〉終止於秦始皇三十年。筆者知悉〈編年記〉的記錄應更早於秦始皇三十年，但由於歲差變化非常小，時間上推數百年，在沒有科學儀器幫助的古代，肉眼所見也看不出太大變化。天象觀測若要精準，還牽涉觀測角度、地點、時間等問題。本文為求得一個合理的時間依據，選擇以出土文獻所見時間的最後一年，即秦始皇三十年為計算基準。年代轉換引用「佛學規範資料庫」，參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釋文注釋〉，《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3；佛學規範資料庫，〈https://authority.dila.edu.tw/time/〉，2020 年 9 月 30 日上網檢索。

31 歲差每年約 50.3 秒或每 71 年 1 度，公元前 217 年至 2021 共 2238 年，歲差約為 31.52 度，除以每小時 15 度，換算時間為兩時六分。例如圖二的天象出現時間為公元前 217 年 11 月 4 日，下午五點四十分。相同的天象推算會發生在公元 2021 年 11 月 4 日下午七點四十六分。當然，天文學的計算非常複雜，筆者的推算僅就天象軟體模擬後肉眼可見而言。

32 《左傳》昭公十年：「有星出於婺女……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天以七紀」，可證春秋時人已掌握以二十八星宿為天球座標的知識，掌握距度，能以所見天象推知二十八星宿在周天上的位置。參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1314；莊雅州，〈左傳天文史料析論（上）〉，《中正中文學報年刊》第 3 期（2000 年 9 月），頁 1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心宿。

接著看始皇三十年 11 月 1 日，推算為西元前 217 年 12 月 3 日，當日昏時太陽的位置在斗宿。依天象模擬（圖三），日落時西方天空可見牛宿，故太陽位置落在斗宿。以此類推，可以明確〈玄戈〉第 1 部分月份與星宿間的關係，即當月首日昏時太陽的位置。

綜上所述，〈玄戈〉篇的月份與天象記錄，與昏時的天象相吻合，可以確認簡文月份與月份之後的第一個星宿記錄，是真實天象觀測的結果。這十二星宿與月份對應，所形成的「一周天」星宿座標，也成為二十八星宿對應十二辰的依據。[33]

（三）每季首日的天文記錄

〈玄戈〉第 2 至 5 部分記錄深奧難懂，被認為是數術推算的結果。[34]然而，星宿的吉凶順序每季更換，應該也有其規則。筆者以為，每季第一天，即十月、一月、四月、七月首日的記錄為實際天象。秦始皇三十年 10 月 1 日（西元前 217 年 11 月 4 日），當晚約六時，畢、此觜在東方；張、翼在天底；心、尾在西方；危、室（營室）在天頂，符合〈玄戈〉篇記載，如圖四：秦始皇三十年 10 月 1 日所示。[35]這樣的星象在今日看來也是一樣，只是因為歲差關係，發生時間會晚約兩時六分。秦始皇三十一年 1 月 1 日（西元前 216 年 2 月 12 日），晚間六時的天象為張、翼在東方；心、尾在天底；危、室在西方；畢、此觜在天頂。[36]秦始皇三十一年 4 月 1 日（西元前 216 年 4 月 30 日），心、尾在東方；

33 古人將「一周天」劃分為十二等分，以十二地支標記，稱為十二辰。而關於十二次的起源，主要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十二次源自於對木星（歲星）的觀察，木星由西向東，約十二年行走一周天。另一種說法則認為十二次起源於對二十八星宿的劃分。筆者以為，依「武王伐紂，歲在鶉火」的說法，還有〈利簋〉中的「歲鼎」記載，可知古人應該在商朝就已經認識歲星。而劃分二十八星宿為十二次，依目前的史料，最早也只能推及春秋時代。故十二次起源於歲星的觀察，是目前較合理的解釋。參見王廣超，〈日躔十二次的歷史演變〉，《中國科技史雜誌》第 3 期（2018 年 9 月），頁 253-262；盧央，《中國古代星占學》（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頁 11；馮時，《百年來甲骨文天文曆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 82。

34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76-78。

35 模擬圖參見圖二：西元前 217 年 11 月 4 日下午五點四十分天象模擬，心宿在西，則可推知其它星宿位置。

36 參見圖五：秦始皇三十一年 1 月 1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危、室在天底；畢、此嶵在西方；張、翼在天頂。[37]秦始皇三十一年 7 月 1 日（西元前 216 年 7 月 28 日），危、室在東方；畢、此嶵在天底；張、翼在西方；心、尾在天頂。[38]

綜上所述，〈玄戈〉十月、一月、四月、七月首日的星宿記錄為實際天象。依據每季首日的天象觀察結果，可見四象（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由東向西的順時針旋轉。[39]

（四）每季星宿與吉凶排列問題

每季首日觀測天象，同一季節之內，四象所對應的吉凶相同。筆者以為，〈玄戈〉同一季之內的星宿排列規則，與分析表第 1 部分星宿運行方向正好相反，並非真實天象觀測記錄，是數術推算的結果。[40]然而，吉凶與方位的推算，應有規則可循，本段將解釋相關問題。

1. 每季的星宿排列規則

〈玄戈〉第 2 至第 5 部分的占文，由「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組成。每一象取六星宿，四象共取二十四宿，兩兩一組。由西向東逆時針排列，即「斗、牽牛」、「須女、虛」、「危、營室」；「角、犻」、「牴、房」、「心、尾」；「奎、婁」、「胃、昴」、「畢、此嶵」；「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41]

依實際天象，星宿排列應如上述，由西向東逆時針排列。然而，〈玄戈〉簡文第 2 至第 5 部分，每一季的星宿排列卻是東向西順時針，方向正好相反（即：危、營室；須女、虛；斗、牽牛）。例如十月至十二月「大凶」，排列方式為：「危、營室」、「須女、虛」、「斗、牽牛」。「致死」，排列方式為：「心、尾」、「牴、房」、「角、犻」。「大吉」，排列方式為：「畢、此嶵」、「胃、昴」、「奎、婁」。「小吉」，排列方式為：「張、翼」、「柳、七星」、「東井、輿鬼」。第 2 至第 5 部分的占文內之「四象」星宿排列，皆與第 1 部分觀測結果順序相反，並非真實觀測結果，屬於數術推算。筆者以為，此處星宿排

37 參見圖六：秦始皇三十一年 4 月 1 日。

38 參見圖七：秦始皇三十一年 7 月 1 日。

39 丁鰓孫，《中國古代天文曆法基礎知識》，頁 156-157。

40 天象必有其規則且周而復始。〈玄戈〉第 2 至第 5 部分，同一季之內的星宿變化，都屬同一「象」之內的逆行，與〈玄戈〉分析表第 1 部分星宿所呈現的天象規則相反，也就不會是實際天象。故筆者以為，〈玄戈〉同一季之內的星宿變化，是數術推算的結果。

41 參見圖十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列規則與北斗運行相同，屬於「左行」。[42]

2.吉凶排列規則

觀察一整年的吉凶輪替，可見每季首日以天象定吉凶，到了下一季又再重新對應。筆者嘗試找出規則，自分析表第 7 部分，可見玄戈擊星宿由東向西順時針排列，與實際觀察天象記錄相反。例如第一季（十月至十二月）季首，依照實際天象，玄戈擊「尾、心、房」三宿，在日落之時位於西方。[43]分析表中，凡是玄戈擊者皆屬「致死」，與「致死」相對的則是「大吉」，其餘吉凶再依同時間星宿位置定位。第一季占文呈現：東方大吉、西方致死、天頂大凶、天底小吉（圖九）。

玄戈擊「四象」的運行方向與北斗相同，北斗指向會固定在「房、心、尾」，天球運動的同時，恆星「房、心、尾」都會一起運動（實際上是地球公轉、自轉）。[44]由於春秋時期，二十八星宿的距度已經明確。玄戈擊的記載中，已將二十八星宿當成天球上的固定「座標」，如此以星宿記錄北斗指向的變化，才有意義。[45]

筆者以為，以十月首日昏時天象為依據，玄戈所「擊」「尾、心、房」在西方，與天象吻合。[46]十月首日昏時所見玄戈擊「四象」方位如圖八，以十月所見的「四象」方位為天球座標對應吉凶，西向東順時針依序是致死、小吉、大吉、大凶（圖九）。第二季（一月至三月），玄戈擊「翼、張、七星」在天底屬致死，與之相對的「天頂」為大吉，吉凶位置依北斗運行方向轉動，由西向東順時針左旋（圖十）。

依此類推，第三季（四月至六月），玄戈擊「此嵩、畢、昴」在東方屬致死（圖十一），其餘吉凶的位置，由東向西順時針左旋。第四季（七月至九月），玄戈擊「營室、危、虛」位在天頂屬致死（圖十二），其餘吉凶的位置由東向

42 「左行」指的是由東向西順時針方向，屬於陽建，和〈玄戈〉的解釋有關，將於下一節說明。

43 「尾、心、房」原屬東方蒼龍之象，但依據分析表，十月季首觀測天象之時，「尾、心、房」實際出現應在西方。

44 北斗與二十八星宿同為恆星，所以北斗與星宿間的關係，在肉眼看來是不會變的。

45 若沒有將星宿固定成天球座標，二十八宿與北斗同時轉動，那麼北斗指向就會固定在「房、心、尾」，如此將無法有意義的記錄北斗斗杓與二十八宿間的關係變化。

46 劉樂賢認為青龍之象的星宿代表東方。筆者以為，恆星的方位會隨著天球運行移動，故「尾、心、房」雖屬東方青龍之象，但不會一直在東方。解讀〈玄戈〉篇，應以實際天象為依據。參見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

西順時針左旋。玄戈擊關係到吉凶規則，東向西順時針左旋，與北斗運行方向一致，故本篇名〈玄戈〉也與此有關。

綜上所述，〈玄戈〉第 2 至第 5 部分占文內的星宿排列，與實際天文觀測結果相反，應是數術推算的結果。而每季首日天象可為吉凶依據，一季輪換一次。理出史料規則後，可以清楚看到〈玄戈〉「擊」皆為「致死」，方位與「大吉」相對。吉凶的一周天排列順序為「東、天頂、西、天底」，與北斗的四季指向規則相同。[47]筆者以為，〈玄戈〉第 7 部分星宿應視為不動的周天座標。〈玄戈〉所「擊」為「致死」，正可說明（擊）有對衝之義，是凶象的一種。[48]

四、玄戈擊與招搖擊

〈玄戈〉具有天文與占星的意涵，其中玄戈擊、招搖擊更是解讀簡文的關鍵。然而，討論玄戈擊、招搖擊，應先辨明的字義。

（一）釋

饒宗頤釋為「擊」，有「對衝」之義，多位學者持相同意見。[49]成家徹郎批判饒宗頤引用的史料，認為應為「繫」，此說也為多數學者接受。[50]筆者以為，成家徹郎否定饒宗頤的理由並不成立。[51]成家氏認為「繫」意指「相

47 換算成方位則是東、南、西、北。

48 饒宗頤曾經提出，「斗擊」指北斗對衝之辰，擊的概念用於本篇，可解釋玄戈擊與吉凶的對應。以十月為例：玄戈擊西方「致死」，則東方青龍「大吉」，「擊」的相關論證將於下節討論。參見饒宗頤，〈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頁 415。

49 饒宗頤，〈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頁 415；鄭剛，《睡虎地秦簡日書疏證導論》，頁 16；張銘洽，〈秦簡《日書》「玄戈」篇解析〉，頁 197；王維坤，〈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再析〉，頁 119。王爾敏，〈中國二十四方位觀念之傳承及應用〉，《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1 期（1992 年 1 月），頁 14；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第 1 冊，頁 378-380。

50 成家徹郎撰，王維坤譯，〈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頁 71-72；張聞玉，〈雲夢秦簡《日書》初探〉，頁 73；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78；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187。

51 成家徹郎認為，饒宗頤對《越絕書》、《論衡》等史料的解讀有誤，但這不影響饒宗頤的論證。因為不論成家徹郎還是饒宗頤，都認同《漢書・藝文志》、《淮南子・天文訓》中，「斗擊」可以理解為北斗指向。參見成家徹郎撰，王維坤譯，〈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頁 71-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連」。然而，若以「繫」為「相連」之意，則玄戈「繫」所連結的「恆星們」應該是「相連」且固定的，但在〈玄戈〉文中卻非如此。且招搖「繫」與十二地支間的關係，更無法直接以「相連」解釋。[52]筆者以為，當從饒宗頤原說釋為「擊」，意指「對衝」。[53]

首先，《說文解字》：「毄，相擊中也。如車相擊，故从殳，从車。」[54]依《說文解字》，「毄」同「轂」意指兩物相擊，且「毄」、「擊」相通。從字形上看，〈玄戈〉篇字偏旁為「攴」，古文字中「殳」與「攴」偏旁往往相通，楚地竹簡就有多個例子。[55]因此，〈玄戈〉篇簡文之可釋為「擊」。[56]《莊子・秋水》：「梁麗可以衝城。」[57]成玄英疏：「衝，擊也。」[58]故「衝」與「擊」可互用。釋為「擊」，在《日書》〈遷徙〉篇也有相關文例。〈遷徙〉：「正月、五月、九月，北徙大吉，東北少吉，若以是月也東徙，（擊），東南刺離，南精，西南室毀，西困，西北辱。」[59]文意與遷徙吉凶相關，擊與刺離、室毀、精、困、辱等皆表吉凶的詞彙排列，此處的「擊」也可以「對衝」

52 十二地支只是想象中的天球座標。

53 風水學上「衝」的類型，可以指「性質相衝」或「方位相衝」。性質指的是「陰陽」，例如兩陽相衝。而「方位相衝」則如子的方位是正北，午的方位是正南，就是「方位相衝」。〈玄戈〉篇指的「對衝」，是以北斗所「擊」的方位為「衝」，有兩物相「擊」之意，並非「方位相衝」。關於性質、方位相衝的說明，參見易玄，《讖緯神學與古代社會預言》（成都：巴蜀書社，1999），頁 110-111。

54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出版社，1999），頁 120。

55 例如楚簡的「殺」，就是從「攴」，關於裘錫圭對於「殳」的相關討論，參見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卷 3，頁 1669。

56 《睡虎地秦簡》也可釋為「繫」，意為「拘繫」，另見於《法律答問》簡 132 等處。因不在本文討論範圍，故不詳論。相關說明參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釋文注釋〉，《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53；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頁 45。

57 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礎基、黃蘭發點校，《莊子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 6，頁 315。

58 同上註。

59 《日書》簡甲 59 壹、《日書》簡甲 60 壹，兩例「擊」字用法相同。參見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解釋。另外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乙編》亦有相關記載，「擊」同樣可解釋為「對衝」。[60]

《睡虎地秦簡》中有「擊」亦有「衝」，《日書》〈除〉篇簡乙 26 壹：「除：正月，建寅，除卯，吉辰，實巳，窞午，徼未，衝申，剽酉，虛戌，吉亥，實子，閉丑。」[61]指正月時各對應地支的吉凶。同篇《日書》簡乙 43 壹：「衝日，可以攻軍，入城及行，不可祠。」[62]指「衝日」不可「祠」。另《日書》〈土忌〉篇簡甲 134 背：「冬三月戊寅、己丑，是謂地衝，不可為土功。」[63]描述的是關於興功動土的吉凶日，其中戊寅、己丑為地「衝」日，不可動土。《日書》簡甲 1 背也有關於「大敗日」、「日衝」的記錄。[64]可見《日書》中與吉凶相關文句的「衝」字，皆可以「對衝」解釋。[65]

既然《日書》中「擊」、「衝」皆有「對衝」之意，為何〈玄戈〉篇的記錄會是玄戈「擊」而非玄戈「衝」呢？筆者以為，古人選擇以「擊」表達北斗

60 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乙編》：「凡玄戈、昭搖所擊星、辰皆不可祠、行、作、遷徙、嫁子、取婦、作事、入國官、皆大凶。」「擊」也作「對衝」之意。除「對衝」之外，另有「方位相衝」的文例需特別注意，並加以區別。如《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日書・玄戈》：「□尾，壬寅、癸丑・玄戈（擊），不可作百事，以行，必傷兵，不可祠祀，寇□□□。」簡文大意：「……尾宿，壬寅、癸丑二日，地支寅、丑與玄戈相衝，不可作百事、行必傷兵，不可祭祀。」依天象推知，昏時西方可見尾宿，同時玄戈指尾，北斗指向申、未。而玄戈（擊）在這段文字中表示與申、未「方位相衝」的寅、丑。故壬寅、癸丑二日與玄戈「方位相衝」。《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日書・玄戈》為孝惠三年（西元前 192 年）的史料，此時擇日術已將方位地支與記日聯結。參見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132；陳松長編著，《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頁 32。

61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以〈徐〉篇為標題，「徐」當為建除家之「除」，為便於行文，本文以釋文行文。《日書》簡乙 26 壹至《日書》簡乙 26 壹 37 壹，為〈除〉篇之內容，包含各月份與其對應地支的吉凶。參見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319-322。

62 同上註。

63 同上註，頁 292-295。

64 同上註，頁 204。

65 此處所指之「衝」，僅限與吉凶相關文句。秦簡中另有其他「衝」字的用法，例如《法律答問》簡 101 有「衝術」，意為大道。參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釋文注釋〉，《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1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指向所「衝」，應與古人對於天的想像有關。[66]古人想像位於斗柄外之「玄戈」為兵器，夜觀天象，見斗柄延伸之「戈」由東南西北方向旋轉。而「戈」所「擊」之方向屬凶，引申義為「對衝」。《左傳》有多處「以戈擊之」的相關記載，以「擊」為戈之動詞，屬常見用例。[67]

玄戈、招搖為北斗的延伸，《淮南子‧時則訓》：「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壁中」，[68]亦有與〈玄戈〉相似的記錄方式。〈時則訓〉中每月首日昏時天象與〈玄戈〉相同，並將北斗所指的方向與天象聯繫。[69]而〈時則訓〉用的是「指」，非「擊」，「指」是指向，「擊」可以解釋為「衝」。[70]如《漢書‧藝文志》：「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為助者也。」[71]所謂「斗擊」，意指北斗指向所「衝」。《淮南子‧天文訓》：「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72]意為與北斗指向所「衝」，不可與之為敵。《越絕書‧外傳記軍氣》：「舉兵無擊太歲上物，卯也」，[73]意為舉兵無與太歲對衝。

綜上所述，以往釋為「繫」，認為有「相連」或「指向」之意，都不能合理解釋文意。應釋為「擊」，玄戈、招搖是北斗斗柄的延伸，玄戈擊、招搖擊，就是北斗指向所「衝」的方向。以「對衝」解釋簡文內容，可以更進一步理解文意及占文判斷吉凶的依據。

66 關於《睡虎地秦簡》的「衝」字，可參考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5。

67 《左傳》襄公十八年：「公以戈擊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皆有「以戈擊之」相關文例。此外，「擊」也可用指兵器。《周禮‧考工記》：「鄟兵同強。」「鄟」同「擊」，用指兵器。參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1035、1148；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 41，頁 1341。

68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卷 5，頁 179-181。

69〈時則訓〉所記月首天象與〈玄戈〉相同，十月孟冬，昏時危宿位於天頂；十一月仲冬，昏時壁宿位於天頂。而「招搖指」在〈時則訓〉說明的是北斗指向，可與真實天象驗證。

70 《御定星曆考原》：「四擊者，春戌夏丑，秋辰冬未。」四擊者，四時所「衝」之暮辰，例如春季正二三月，建寅卯辰，辰與戌衝，故戌為「擊」。參見謝路軍主編，鄭同點校，《御定星曆考原》，卷 3，《四庫全書術數二集》第 3 冊（北京：華齡出版社，2007），頁 249。

71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30，頁 1760。

72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卷 3，頁 126。

73 李步嘉校釋，《越絕書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卷 15，頁 3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玄戈擊

「擊」的含意為「對衝」，那麼「玄戈擊」該如何解釋？茲列部分原文以便討論：

> 十月，心，危、營室大凶，心、尾致死，畢、此嶋大吉，張翼少吉，招榣（招搖）擊未，玄戈擊尾。
>
> 十一月，斗，婁、虛大凶，角、房致死，胃、昴大吉，柳、七星少吉，招榣擊午，玄戈擊心。

玄戈擊在招搖擊之後，由分析表可知玄戈擊的星宿排列順序，是西向東順時針左旋，與第 2 至第 5 部分相同，即西、北、東、南的方向（例：十月，尾、心、房；一月，翼、張、七星）。每季更換至下一「象」，運行方向與北斗相同。[74]筆者以為，「玄戈擊」就是判斷吉凶的依據，〈玄戈〉所「擊」為「致死」，方位與「大吉」相對。

綜上所述，北斗運行方向為東、南、西、北，玄戈擊為西、北、東、南，兩者都屬於東向西順時針左旋。玄戈「擊」的方向為致死，與簡文第 2 至第 5 部分星宿的排列相關，也是判斷吉凶的依據。[75]

（三）招搖擊

鄭剛與劉樂賢都認為，此篇「招搖」就是《星曆考原》的招搖，同為逆行十二辰。[76]《協紀辨方書》將招搖與「厭」列為同一項，「厭」指的是「月厭」，月厭者，正月在戌，也是逆行十二辰。[77]《周禮・占夢》：「厭，謂日前一次，

74 關於北斗七星之運行，參見山本一清原著，陳遵嫣編譯，《宇宙壯觀》第 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頁 381。

75 以北斗所「擊」為對衝方向判斷吉凶，也可解釋《九店楚簡》中四時方位吉凶宜忌的相關問題。筆者以為，以季為單位的吉凶宜忌變化，應與北斗運行有關，而非「太歲」。《九店楚簡》相關問題參見呂亞虎，《戰國秦漢簡帛文獻所見巫術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頁 5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頁 49-50。

76 鄭剛，《睡虎地秦簡日書疏證導論》，頁 41；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79。

77 清・允祿、何宗國等撰，孫正治注譯，《協紀辨方書》，（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12），上卷，頁 182；謝路軍主編，鄭同點校，《御定星曆考原》，卷 4，《四庫全書術數二集》第 3 冊，頁 2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謂之陰建，故右還於天。」「厭」與「壓」同義，表示在日之前。[78]而「厭對」即是「月厭」方位相衝之辰，正月起「辰」（在月厭的方位相衝位置），與〈玄戈〉篇之「招搖擊」運行方式相同。[79]

筆者以為，《星曆考原》招搖所指之日，忌乘船、渡水、涉江河，與「厭」有關，厭日不可舉百事。[80]而〈玄戈〉篇的招搖，並未與「厭」或「凶」直接相關，故〈玄戈〉篇的招搖與《星曆考原》的招搖，不宜直接等同。[81]

玄戈、招搖為北斗七星斗柄延伸，那麼它的指向規則，就應該與北斗一樣，是東向南向西向北。[82]但本篇簡文招搖擊運行規則卻是由西向南向東向北，逆行十二辰，與北斗相反。[83]筆者以為招搖擊對應說明的是〈玄戈〉第 1 部分星宿，招搖擊「未」，對應十月「心」；招搖擊「午」，對應十一月「斗」。招搖擊十二辰與星宿的對應，整理如下表：[84]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招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78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25，頁 767；清・允祿、何宗國等撰，孫正治注譯，《協紀辨方書》，上卷，頁 179。

79 參見謝路軍主編，鄭同點校，《御定星曆考原》，卷 4，《四庫全書術數二集》第 3 冊，頁 233。

80 陰建總在月將之前，擋著太陽，故有「壓」之意，不可舉百事。月將即該月太陽所躔星次（日躔）所居之位。參見盧央，《中國古代星占學》，頁 177。

81 〈玄戈〉篇的吉凶規則，是以「玄戈擊」為依據，順行十二辰。「招搖擊」逆行十二辰，與吉凶無直接關聯。

82 玄戈、招搖為北斗七星斗柄延伸，故有北斗九星之說。參見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 2 卷（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學院，2004），頁 606。

83 〈咸池 招搖 八風 觸水龍〉：「招搖者，正月起辰，逆行十二辰。」記載與〈玄戈〉篇招搖擊規則相同。當然，招搖也有左旋的說法，不一定就是右旋。只是在本篇簡文中，它指的是「右旋」。本節先解釋「招搖擊」的意涵，關於「左旋」、「右旋」的問題，將於下一節討論。參見謝路軍主編，鄭同點校，《御定星曆考原》，卷 4，《四庫全書術數二集》第 3 冊，頁 236；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從數術史的角度》（濟南：齊魯書社，2003），頁 66-67。

84 《左傳》昭公七年：「日月之會是謂辰」，以十二地支將一周天平分十二等份即「十二辰」。參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1297；鄭文光，《中國天文學源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0），頁 1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搖擊												
星宿	心	斗	須女	營室	奎	胃	畢	東井	柳	張	角	牴

按照北斗的天體運行規則，十月斗柄指向「未」，十一月應該是東向西左旋至「申」。然而，本篇招搖擊方向與北斗相反，十月斗柄指向「未」，十一月由西向東逆時針右旋至「午」，十二月至「巳」，一月至「辰」。[85]

十月至十二月為冬季，斗柄指北，換算為十二地支是：亥、子、丑，同時間招搖擊是：未、午、巳。[86]鄭剛認為招搖擊與歲星有關，筆者以為此論點有誤。[87]畢竟招搖擊行進一周天的時間是十二個月，而歲星運行一周天是接近 12 年。招搖擊與歲星，雖然運行方向相同，但是明顯屬於不同天象。[88]古人早已發現歲星紀年與曆法不能密合，知道歲星運行並非 12 年一周天，不至於將「十二辰」與「十二次」混淆。[89]

《淮南子・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90]雄神陽建左行，雌神陰建右行，起點在十一月，建子。「斗杓所建」指北斗斗尾的搖光星，在節氣那天初昏時前端所指方向。指向東北寅方，就是建寅。指向卯，就是建卯。這種星占方式，不一定與天象吻合，只是以斗杓所建當作標準，論及其他星宿的方位關係。陽建、陰建，指的就是「雄

85 「未、午、巳、辰……」，即所謂逆行十二辰。

86 關於北斗與四季的循環請參《鶡冠子・環流》：「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十月，冬季，斗柄北指。參見黃懷信，《鶡冠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70。

87 鄭剛，《睡虎地秦簡日書疏證導論》，頁 13。

88 古人以歲星紀年，「次」指的是歲星（木星）的行次，十二次接近一周天。然而，恆星（招搖）觀測與行星（歲星）觀測有各自的規則，僅以運行方向認定其關聯，難以成立。參見鄭文光，《中國天文學源流》，頁 116。

89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春秋時期已知歲星運行每年都要比一「次」超出 0.3542 度，累積 84.7 年會超過一個「次」。參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1140；莊雅州，〈左傳天文史料析論（上）〉，頁 134。

90 以神煞「雌右行」來解釋「招搖擊」，還是目前比較合理的說法。參見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卷 3，頁 124；王強，《出土戰國秦漢選擇數術文獻神煞研究》，頁 1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左行，雌右行」，因而有所謂「斗建陰陽」的說法。[91]據《淮南子·天文訓》所述，十一月建子，則招搖右行以十月為起點在丑，與丑「方位相衝」的是「未」，也就是簡文「招搖擊」的起點。以此類推，十一月建子，「招搖擊」是「午」，十二月建亥，「招搖擊」是「巳」。[92]

綜上所述，玄戈、招搖為北斗七星斗柄延伸，招搖擊依據實際天文規則，應該與玄戈一樣，是順行「十二辰」地支座標。然而，〈玄戈〉篇招搖擊所呈現的運行方向卻是與北斗相反，可以說是數術推算的結果，也是北斗星占的一種方式。

五、從〈玄戈〉篇談「地右動」的思想根源

《史記・天官書》：「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辰出東方，名曰監德。」[93]左行、右行一直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爭論的話題。[94]過去討論「玄戈擊」、「招搖擊」多引用「北斗之神有雌雄」，或以左旋、右旋來解釋。[95]然而，在「天旋」與「地動」，或「天旋」與「地轉」之間的思想聯結是什麼呢？筆者以為，以天文學的角度探究相關史料，可以有進一步的理解。

《春秋・元命苞》：「天左旋，地右動」，[96]「天左旋」來自古人對於恆星的觀察。古人以坐北朝南的方位觀測，東方在左，西方在右。由於地球由西向東自轉的關係，肉眼所見恆星，在天球上呈現東向西順時針左旋，故言「天左旋」，運行方向與《日書・玄戈》中的「玄戈擊」相同。[97]而「招搖擊」指的是逆行干支，由東向西逆時針「右旋」，正好與「玄戈擊」相反。[98]

左旋、右旋或左行、右行的相關史料不少，其中又可分為僅描述「天象」

91 盧央，《中國古代星占學》，頁 175-176。

92 參見圖十六。

93 漢・司馬遷，《史記》，卷 27，頁 1313。

94 鄭文光，《中國天文學源流》，頁 123。

95 招搖也有左旋的說法，不一定就是右旋。只是在本篇簡文中，它指的是「右旋」。相關討論參見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從數術史的角度》，頁 66-67。

96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中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頁 599。

97 最明顯的例子是北斗七星，斗柄指向是「東、南、西、北」左旋。不論北斗或是二十八宿，只要是恆星都屬於左旋，如圖十三所表示。

98 依照天象，招搖、玄戈為北斗斗柄延伸，運行方向應與北斗一致。然而，本節所謂的招搖運行，特指本文所討論的《日書・玄戈》「招搖擊」方向，如圖十四所示。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者，或描述「天與地」者。描述天象者如《周禮・占夢》：「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還於天。」[99]《淮南子・天文訓》：「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100]指的都是北斗左旋。《淮南子・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101]則加入了陰陽概念於「左行」、「右行」之中，因而有所謂「雄左行，雌右行」。[102]

描述「天與地」者如《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甲編・天地〉：「凡戰：左天右地勝。」[103]〈刑德〉：「天一者，雄也，而從左行。地一者，雌也，而從右行。」[104]《易乾鑿度》：「故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隨，天道左旋，地道右遷。」[105]皆有天與地「左旋右動」的概念。《河圖》更是留下星宿天球座標，讓「天旋地轉」能夠清楚呈現。〈括地象〉：「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106]當東方牛宿在東方地平面上的時候，畢宿位於天底。[107]

「地右動」的思想根源該如何解釋？筆者以為，要回到歲星觀測去思考。歲星觀察的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108]古人很早就發現歲星每年會停留在一定的天區，大約過了 12 年，歲星又會回到同一天區。[109]以歲星為觀察基準，可見背景的恆星們由東向西「左旋」。與「恆星」相對的歲星與觀測者所在的地平面，則是由東向西「右旋」（西向東逆時針）。方位最清楚的舉例就是前段提到的《河圖・括地象》，描述恆星天左旋，起於牛宿，由東至西順時針，而地右旋，起於畢，由東向西逆時針。

綜上所述，「左旋」來自於對恆星的觀察，「右動」來自於歲星觀測。[110]

---

99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25，頁 767。

100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卷 3，頁 94。

101 同上註，頁 124。

102 〈玄戈〉篇「招搖擊」的運行方向，正與北斗雌右行相合，依照〈天文訓〉的說法，指的就是北斗雌神。

103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 5 冊，頁 71。

104 同上註，頁 52。

105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上冊，頁 34。

106 同上註，下冊，頁 1090。

107 如圖十五所示。

108 依照〈利簋〉的中關於「歲」的記載，歲星的觀測是有可能往前追溯到商代晚期。

109 歲星即五大行星中的木星，是天空中最明亮的天體之一，歲星觀測的相關說明，參見盧央，《中國古代星占學》，頁 10。

110 當然，觀測其他行星，也可以感受到「地右動」，但是由於古人對歲星的觀察有較多的記錄，又有十二次一周天的明確記載，故筆者以歲星為代表說明「地右動」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古人透過天文觀測認知到「天左旋，地右動」，再製作式盤模擬天與地的運行。[111]「堪輿」之「堪」為「斟」字的通假，象徵北斗，「輿」象徵地之車輿。[112]天與地置於一盤，將天體運行平面化，星宿與方位融為一體。[113]方士以式盤模擬天的運行，就是為了趨吉避凶。

六、結語

〈玄戈〉篇過去的爭論點，在於天文與數術之間。認為〈玄戈〉是天文記錄者，無法解釋簡文中數術推算的部份；認為〈玄戈〉是數術者，則忽略了簡文的天文意義。筆者以為，〈玄戈〉內容包含天文記錄，也包含數術推算。簡文第 1 部分與真實天象相符，第 7 部分「玄戈擊」與北斗運行方向相同，都與天文有直接關聯。而第 2 至第 5 部分以及第 6 部份的「招搖擊」，雖不符合天文現象，但仍有其邏輯性，屬於數術推算。

先秦時期天文、數術密不可分，《漢書・藝文志》即將天文列於「數術略」之中。[114]解析〈玄戈〉之後，可以更加理解其內容的重要性。〈玄戈〉篇的月份對應星宿乃真實天象，代表每月首日昏時太陽的位置。古人從觀星開始，明確二十八星宿的距度，以此為基礎發展星占之術。簡文保留了從天文到星占，星占再到數術的歷史記錄。

古代天文學源於觀象授時，目的是為了能有效管理生產與生活。[115]天文學持續地為統治階層所用，漸而發展出「分野」之說，相信「觀天」可預知「人事」。[116]由於能正確掌握天文知識的人不多，到了戰國時期，星占逐漸與實際

思想。

111 《史記・日者列傳》：「旋式正棊」，日者以「式盤」模擬天象卜卦。參見漢・司馬遷，《史記》，卷 127，頁 3218。

112 黃儒宣，〈西漢早期的天地模型——以馬王堆帛書《地刚圖》及《堪輿》為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90 本第 4 分（2019 年 12 月），頁 709。

113 式盤所列之月份與星宿對應，與〈玄戈〉篇記錄相同。關於式盤的相關研究，請參考李零、劉增貴的文章。參見李零，《中國方術考》，頁 119；劉增貴，〈秦簡《日書》中的出行禮俗與信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2 本第 2 分（2001 年 6 月），頁 509。

114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30，頁 1765、1775。

115 陳美東，《中國古代天文學思想》（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頁 1。

116 邱靖嘉，《天地之間：天文分野的歷史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0），頁 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天象」脫離。[117]原先為了模擬天象發明的「式盤」，便成了數術學的發展工具。[118]〈玄戈〉內容呈現北斗星占加入數術思想的應用，是說明式占與天文之間關聯的文獻，也是探究戰國到秦漢時期思想發展，理解天文走向數術的重要史料。

因為戰亂的關係，戰國時期人們急於追求旦夕之間的平安，如何趨吉避凶就成了生活中的重要課題。[119]《史記・日者列傳》：「正時日而後入」，[120]《韓非子・亡徵》：「用時日」，[121]就是相信不同時日各有不同的吉凶性質。[122]由於天球座標被平面化呈現於式盤，融入方位概念，人們有了占星擇日的「工具」之後，原先神秘的「天文」、「數術」，就更能廣泛流傳。[123]風水地理「堪輿」之術，本指「擇日」，同樣出於星占，可見星占數術之學的深遠影響。[124]而吉

117 墨子涵根據周家臺《日書》與馬王堆《五星占》的比較，做出天文與選擇術分離的結論。然而，就本文〈玄戈〉篇的內容看來，可看出戰國到秦時天文、數術見於同篇且有相互關聯。參見墨子涵，〈從周家臺《日書》與馬王堆《五星占》談日書與秦漢天文學的互相影響〉，《簡帛》第 6 輯（2011 年 11 月），頁 130。

118 數術學的發展，很難有明確時間點，一般仍以戰國時期較為可信。而式盤的考古發現，目前最早到漢代。筆者以為，〈玄戈〉篇已有順行、逆行等數術推算方式，推論當時應有類似式盤的工具，為擅長數術者操作。參見王夢鷗，〈陰陽五行家與星曆及占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編刊，《中國上古史待定稿兩周編之二：思想與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5），頁 520；程少軒，〈四川渠縣城壩遺址出土式盤初探〉，發表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448〉，2021 年 9 月 30 日上網檢索。

119 從戰國到秦漢，尤其是湖北地區，迄今至少就有十種《日書》出土。參見王夢鷗，〈陰陽五行家與星曆及占筮〉，頁 527；黃靜琚，《從湖北地區出土日書論戰國至漢初的楚地風俗》（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石蘭梅先生指導，2015），頁 26。

120 漢・司馬遷，《史記》，卷 127，頁 3218。

121 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 15，頁 109。

122 《睡虎地秦簡》中的日者，指的就是「正時日」、「占候」預測時日吉凶者，尚不包含「卜筮」。參見工藤元男，《占い中国古代の社会》（東京：株式会社東方書店，2011），頁 63；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78。

123 製作式盤模擬天象，就是將天球座標平面化為方位，方便使用與推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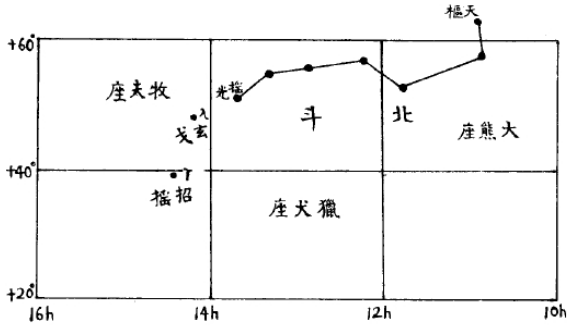
124 盧央，《中國古代星占學》，頁 196；明・方以智著，侯外廬主編，《方以智全書》

臺灣大學學術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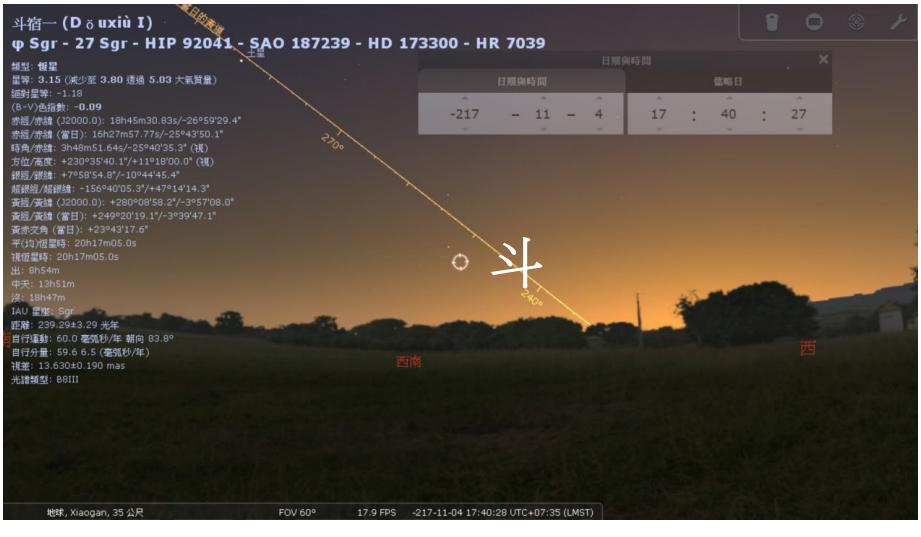
凶問題一直是風水地理學的大哉問，〈玄戈〉篇包含陽建、陰建、擊、吉凶規則等元素，正可為堪輿的發展軌跡，提供文獻依據。

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 12，頁 456-457；清・錢大昕，〈恆言錄〉，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增訂版）》（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卷 6，頁 157-1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一 玄戈、招搖位置圖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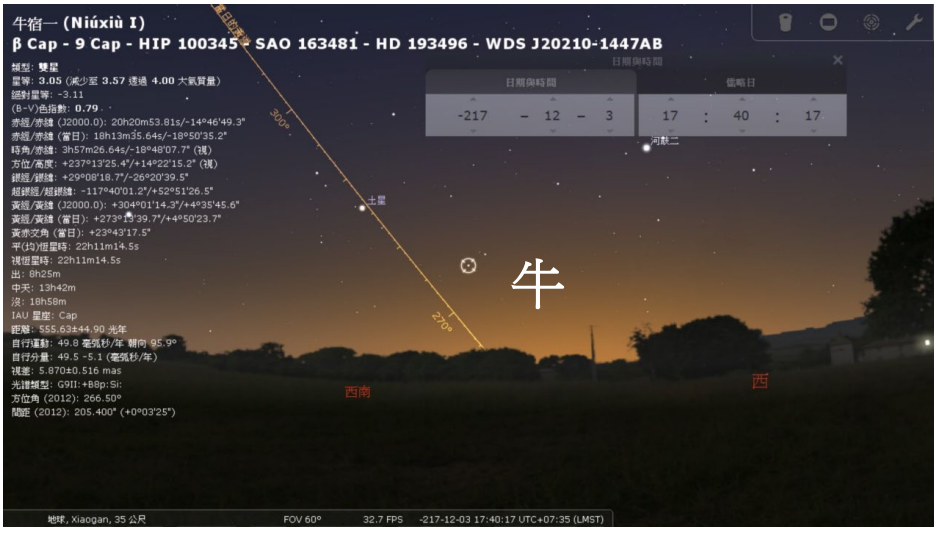


圖二 西元前 217 年 11 月 4 日下午五點四十分天象模擬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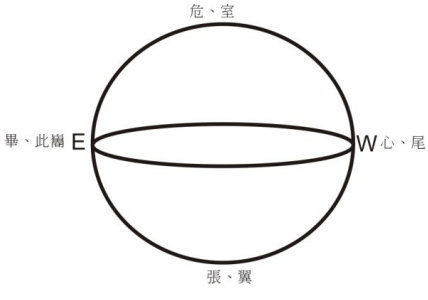
125 饒宗頤，〈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頁 415。

126 以天文軟體「Stellarium」模擬，地點設定在湖北省孝感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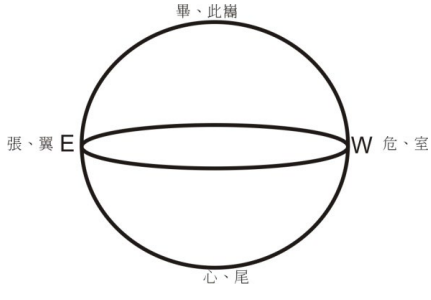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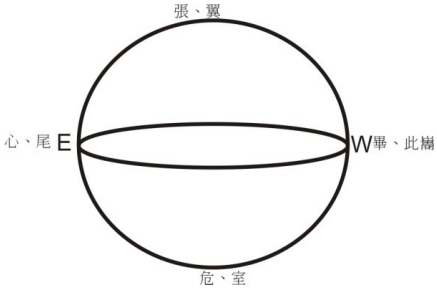
圖三 西元前 217 年 12 月 3 日下午五點四十分天象模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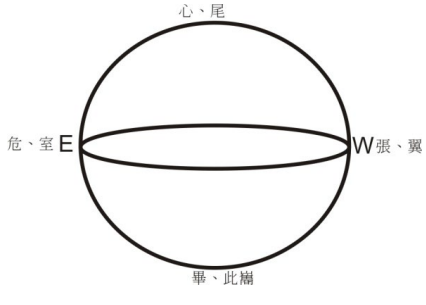
圖四 秦始皇三十年 10 月 1 日



圖五 秦始皇三十一年 1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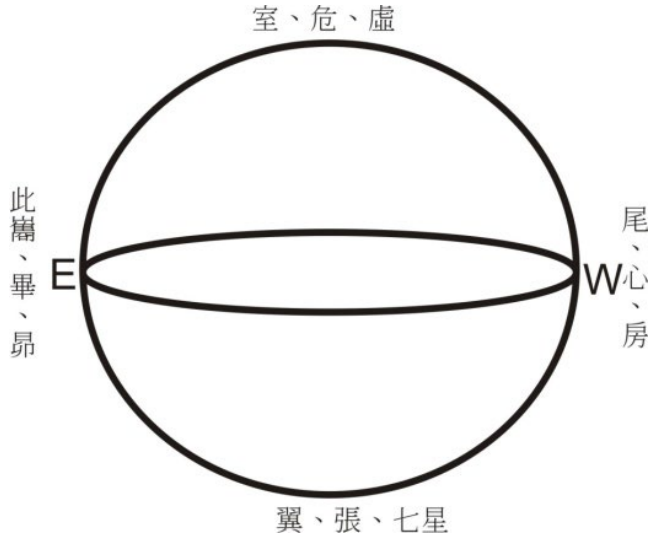


圖六 秦始皇三十一年 4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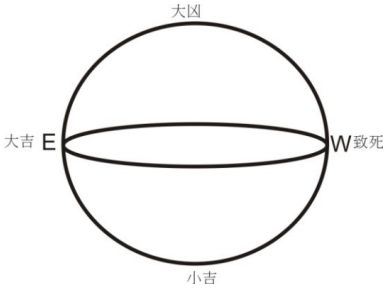


圖七 秦始皇三十一年 7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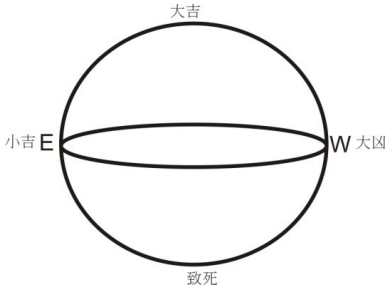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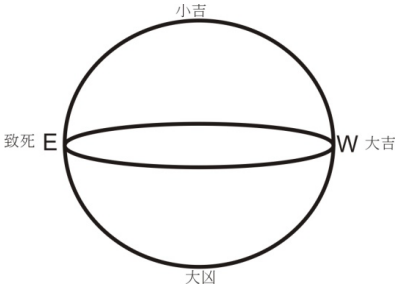
圖八 十月所見「四象」與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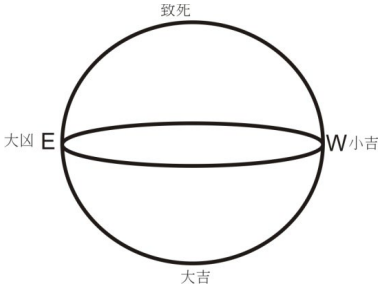
圖九 10 月



圖十 1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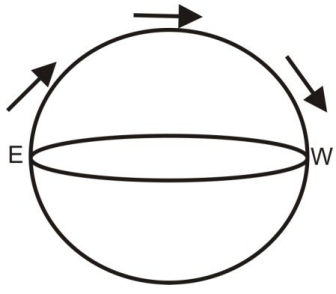


圖十一 4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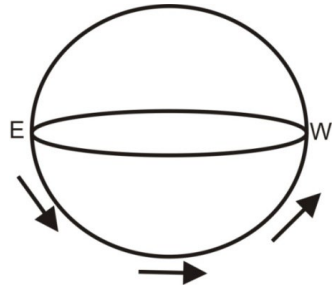


圖十二 7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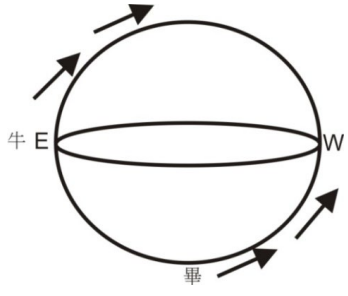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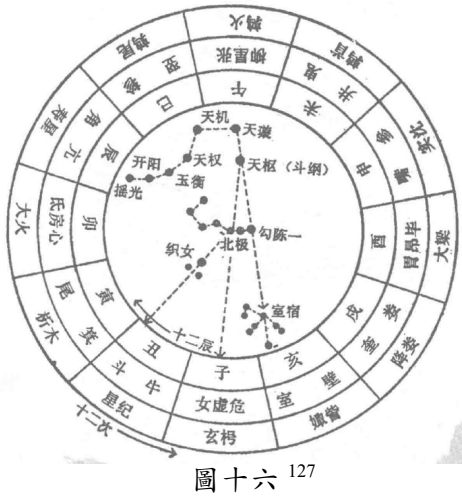
圖十三



圖十四



圖十五



圖十六 [127]

127 清・允祿、何宗國等撰，孫正治注譯，《協紀辨方書》，上卷，頁 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出版社，1999。

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礎基、黃蘭發點校，《莊子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11。

明・方以智著，侯外廬主編，《方以智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清・允祿、何宗國等撰，孫正治注譯，《協紀辨方書》，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12。

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

清・錢大昕著，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增訂版）》，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

二、近人論著

丁緜孫，《中國古代天文曆法基礎知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

山本一清原著，陳遵嬀編譯，《宇宙壯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工藤元男，《占い中国古代の社会》，東京：株式会社東方書店，2011。

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王志平，〈睡虎地《日書・玄戈篇》探源〉，《文博》第 5 期，1999 年 10 月，頁 28-34。

王強，《出土戰國秦漢選擇數術文獻神煞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吳振武先生指導，2018。

王勝利，〈雲夢秦簡《日書》初探商榷〉，《江漢論壇》第 11 期，1987 年 11 月，頁 76-80。

王爾敏，〈中國二十四方位觀念之傳承及應用〉，《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1 期，1992 年 1 月，頁 1-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夢鷗，〈陰陽五行家與星曆及占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編刊，《中國上古史待定稿兩周編之二：思想與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5，頁 517-560。

王維坤，〈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再析〉，西北大學秦漢史研究室主編，《陳直先生紀念文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頁 111-127。

王廣超，〈日躔十二次的歷史演變〉，《中國科技史雜誌》第 3 期，2018 年 9 月，頁 253-262。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成家徹郎撰，王維坤譯，〈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文博》第 3 期，1991 年 6 月，頁 65-76。

江曉原，《天學真原》，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

吳小強，《秦簡日書集釋》，長沙：岳麓書社，2000。

李步嘉校釋，《越絕書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

李零，《中國方術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

呂亞虎，《戰國秦漢簡帛文獻所見巫術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邱靖嘉，《天地之間：天文分野的歷史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0。

易玄，《讖緯神學與古代社會預言》，成都：巴蜀書社，1999。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學院，2004。

佛學規範資料庫，〈https://authority.dila.edu.tw/time/〉，2020 年 9 月 30 日上網檢索。

徐富昌，《睡虎地秦簡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0。

張聞玉，〈雲夢秦簡《日書》初探〉，《江漢論壇》第 4 期，1987 年 4 月，頁 68-73。

張銘洽，〈秦簡《日書》「玄戈」篇解析〉，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編，《秦漢史論叢》第 4 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9，頁 187-204。

莊雅州，〈左傳天文史料析論（上）〉，《中正中文學報年刊》第 3 期，2000 年 9 月，頁 115-163。

———，〈科學與迷信之際——史記天官書新探〉，《國立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 6 期，2004 年 12 月，頁 125-160。

陳久金，〈華夏民族的圖騰崇拜與四象概念的形成〉，《自然科學史研究》第 1 期，1992 年 1 月，頁 9-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松長編著，《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

陳美東，《中國古代天文學思想》，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

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從數術史的角度》，濟南：齊魯書社，2003。

程少軒，〈四川渠縣城壩遺址出土式盤初探〉，發表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448〉，2021 年 9 月 30 日上網檢索。

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北京：中華書局，1999。

賀璐璐，《出土簡帛所見堪輿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重慶：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碩士論文，王化平先生指導，2017。

馮時，《百年來甲骨文天文曆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黃儒宣，〈西漢早期的天地模型——以馬王堆帛書《地剛圖》及《堪輿》為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90 本第 4 分，2019 年 12 月，頁 681-732。

黃靜琚，《從湖北地區出土日書論戰國至漢初的楚地風俗》，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石蘭梅先生指導，2015。

黃懷信，《鶡冠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劉次沅、馬莉萍，〈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篇》新探〉，《秦文化論叢》第 13 期，2006 年 10 月，頁 192-202。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玄戈〉篇新解〉，《文博》第 4 期，1994 年 8 月，頁 74-76。

———，《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劉增貴，〈秦簡《日書》中的出行禮俗與信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2 本第 2 分，2001 年 6 月，頁 503-5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鄭文光，《中國天文學源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0。

鄭剛，《睡虎地秦簡日書疏證導論》，廣州：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曾憲通先生指導，1989。

墨子涵，〈從周家臺《日書》與馬王堆《五星占》談日書與秦漢天文學的互相影響〉，《簡帛》第 6 輯，2011 年 11 月，頁 113-137。

盧央，《中國古代星占學》，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

謝路軍主編，鄭同點校，《御定星曆考原》，《四庫全書術數二集》第 3 冊，北京：華齡出版社，2007。

羅見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篇構成解析〉，《自然辯證法通訊》第 1 期，2015 年 2 月，頁 65-70。

饒宗頤，〈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饒宗頤、曾憲通，《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405-4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stronomical Data Analysis of the Shuihudi Qin Bamboo Slips

Chiang, Chien-hsin *

Abstract

The Shuihudi Qin bamboo slips were excavated in 1975 at ShuiHudi in Hubei, China. Among the texts from the bamboo slips, the chapter of "Xuange" in *Rishu* (the Day Book) includes divination manuals and practices based on months, the twelve Earthly Branches, constellations, and good and ill omens.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mboo slips and observational astronomy is difficult to trace. For instance, it is open to debate whether the names mentioned correspond to real celestial objects or are simply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As such, this article aims to reassess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bamboo slips and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rules of divination from an astronomical perspective. By applying planetarium simulation softwares, this paper provides examples of correlation between bamboo slip records and stellar constellations for each month of the year, as well as visible stars in the first evening of every season, as an attempt to prove that the records were documented based on actual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Nex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meaning of "Xuange hit" and "Shaoyao hit," and suggests that the "hit" entails the idea of "opposition and the principles of good and ill omens." Final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rightward and leftward movements of deities across the sky, and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Earth's "rightward movement" might be derived from the observations of the orbit of Jupiter (the Year Star). As the chapter of "Xuange" includes the studies of astrology and divination, its informative contents further constitute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geomancy (Kanyu); hence, to fully understand these issues, the Shuihudi Qin bamboo texts deserve further research considerations.

Keywords: *Shuihudi*, Qin bamboo slips, Day book, Xuange, Astronomy

* Adjunct Lecturer, Center for Genderal Education, Hsin Sheng Junior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 Email: kisila2002john@gmail.com

臺灣大學學報期刊資料庫